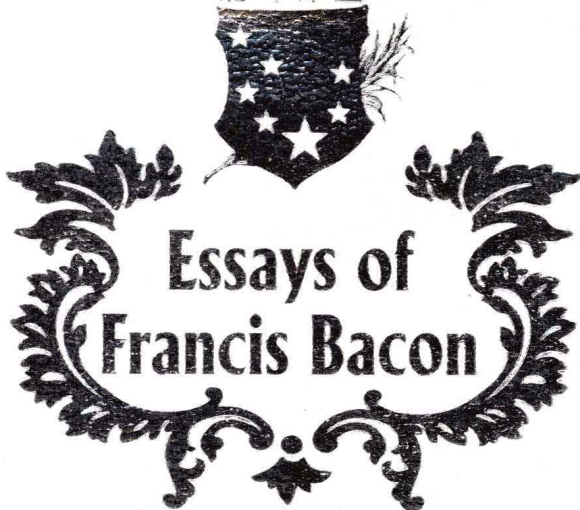


北斗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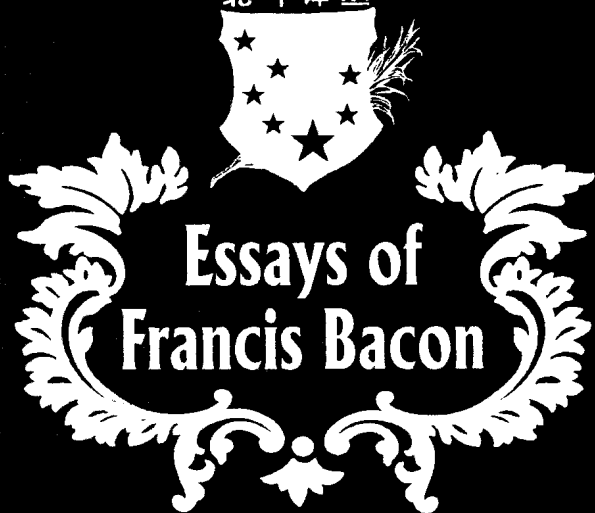
Essays of
Francis Bacon

培 根 著
储 琢 佳 译

培根论人生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北斗译丛



Essays of
Francis Bacon

培 根 著

储 琢 佳 译

培根论人生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培根论人生 / (英) 培根 (Bacon,F.) 著; 储琢佳译.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6
(北斗译丛)
书名原文: Francis Bacon Essays
ISBN 978-7-5399-4145-5

I. ①培… II. ①培…②储… III. ①培根, F. (1561~1626)
—人生哲学—哲学思想 IV. ①B56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2773 号

书 名 培根论人生
著 者 (英) 培根 (Bacon,F.)
译 者 储琢佳
责任编辑 钱新艳
责任校对 孙天龙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字 数 140 千
印 张 14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145-5
定 价 2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1. 论真理	1
2. 论死亡	5
3. 论宗教统一	9
4. 论报复	15
5. 论逆境	18
6. 论伪装与掩饰	21
7. 论父母与子女	25
8. 论婚姻与独身	28
9. 论嫉妒	31
10. 论爱情	37
11. 论高官	40
12. 论勇气	45
13. 论善与性善	48
14. 论贵族	52
15. 论叛乱与动乱	55
16. 论无神论	64
17. 论迷信	68

18. 论游历	71
19. 论王权	74
20. 论参议	80
21. 论时机	85
22. 论狡猾	87
23. 论自谋	92
24. 论革新	95
25. 论敏捷	97
26. 论假聪明	100
27. 论友谊	102
28. 论消费	111
29. 论强国之道	113
30. 论健康	122
31. 论猜疑	125
32. 论谈吐	127
33. 论殖民地	130
34. 论财富	134
35. 论预言	139
36. 论野心	143
37. 论假面剧和竞技	146
38. 论人的天性	149
39. 论习惯与教育	152
40. 论幸运	155
41. 论放债	158
42. 论青年与老年	163

43. 论美	166
44. 论残疾	168
45. 论建筑	170
46. 论花园	175
47. 论谈判	182
48. 论随从与友人	184
49. 论请托	186
50. 论学习	188
51. 论党派	191
52. 论礼仪与客套	193
53. 论称赞	196
54. 论虚荣	199
55. 论荣誉与名望	202
56. 论司法	205
57. 论怒气	209
58. 论世道沧桑	212

1. 论真理

“真理是什么？”善戏谑的彼拉多^[1]曾开玩笑地问道，并不期盼得到答案。的确，世人热衷于游移不定、变化无常，认为对一种信仰的坚守是加在自己身上的束缚。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他们一样钟情于自由的意志。虽然这种宗派的哲学家如今已无迹可寻，但还是有一些名言警句流传至今，它们与这些智者一脉相承，尽管比起先辈们稍显逊色。

世人之所以偏爱谎言，并不只是因为寻求真理之路艰难辛苦，也不是怕被真理制约了思想，而是出于一种天生的，虽然是恶劣的，对于谎言本身的喜好。一位希腊晚期的哲学家^[2]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陷入了困惑，他不明白谎言中究竟隐藏了什么，使得人们仅仅因为爱好谎言本身而撒谎，因为说谎既不能像诗人作诗那样收获愉悦感，也不能像商人经商那样获得利益。

我也不知道是何缘故。也许真理就像毫无遮掩的白昼之光，在它的照耀下，人世间上演的种种虚情假意的假面舞会都将无处遁形，而不像在朦胧烛光的映衬下，一切都展现的如此华美而梦幻。

真理在世人眼中的价值可以等同于珍珠，在日光的照耀下最能显其本色，然而却比不上钻石或红宝石，它们只有在各种不同光线的照射

下才显得熠熠夺目。掺杂着谎言的事实，亦幻亦真，虚虚实实，确实能给人增添乐趣。有人怀疑过吗：如果将虚荣的观点、谄媚的愿望、错误的评价以及虚无的想象等诸如此类的东西都从人们的思想中抽离，那么，很多人将沦为乏味的可怜虫，内心除了郁郁寡欢和无所知从之外空洞无物，甚至自我厌倦，自我嫌弃。

曾有一位先哲将诗歌严厉地批判为“魔鬼的酒”^[3]，因为它能占据人的想象，却不过是谎言的影子。然而，真正可怕的，并不是人们脑海中一闪而过的谎言，而是盘踞于人心深处、挥之不去的谬误与偏见，正如前面所说的一样。

然而，尽管世风日下、人心腐败，人类的情感和判断力日益堕落，但是一旦人们接触到真理，还是不得被其征服。作为评判谬误与自身的尺度，真理教会了我们——探求真理，就是向它求爱；认识真理，就是与之同处；而相信真理，就是对之皈依，这才是人性中至高无上的美德。

上帝在创世的那几日，首先创造的是感官的光明，最后创造的是理智的光明。从那以后直到现在，他在安息日都以自己的圣灵昭示世人。起初，他将光明施泽于混沌的世界万物，而后又以神圣的光辉照亮了人类的脸庞。直到如今，他仍将光芒遍洒于他所恩宠的选民，使他们面目生辉。

有一位诗人^[4]曾发表过一番绝妙的评论，为他那派处处低人一等的哲学增色不少。他说：“站在岸上遥看颠簸于海上的船是一件乐事；站在城堡的窗口观看脚下激烈的战争也是一件乐事，因为自己可以远离险境；但是没有任何乐事能与攀登上真理的制高点，在空气清新宁静、无人能及的高峰上俯视谷底世人们的种种错误、流离、迷乱和疾风劲雨相媲美的了。”

只要这位俯视者是怀揣着几分恻隐之心，而非怀有骄傲自满的情

绪,那么这些话可谓再好不过了。无疑,如果一个人能始终以慈悲之心作为出发点,遵照上帝的旨意而为,并且以真理为中心,那么他可以说是身处人间天国了。

探讨完神学和哲学上的真理,我们再来谈谈日常事务中的真理。甚至那些行为够不上正直坦荡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光明磊落是人性中一种崇高的美德。掺了假的真理,犹如金银币中混入了合金,虽然更为好用,却降低了它的品质。因为这种蜿蜒扭曲的欺诈行为好像是蛇的前行方式,蛇是用肚子,而非用脚,卑贱地贴地爬行^[5]。

再没有一种恶行能够比被人揭穿虚情假意、背信弃义的行径那样,更加令人蒙羞的了。所以,蒙田^[6]在探究为什么“谎言”这个词如此为人不齿,面目可憎的时候,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深思熟虑一下,说一个人撒谎,就等于说他敢于狂妄地面对上帝,却羞于勇敢地面对世人。因为谎言能够躲的开世人,却躲不开上帝。”

曾有预言说,当人世间的忠诚与信任不复存在之时,就是基督将重降人间之时。所以,撒谎这一恶行无异于敲响请求上帝前来审判全体



人类的末世警钟。因此，对于道德败坏、背信弃义的恶劣行为，再没有什么能比这种说法揭露的更为彻底的了。

注 释

[1] 见《新约·约翰福音》第18章。彼拉多(Pontius Pilate)是罗马委任的犹太国总督。在他审判耶稣时，因耶稣说，我来到世间是为了传播真理的，于是他嘲笑地说出了那句对真理质疑的问话。

[2] 指古希腊哲学家卢西安(Lucian, 公元125—180)。晚期希腊哲学中怀疑主义的批判者。

[3] 此语源于圣杰罗姆(St Jerome, 公元347—420)。圣奥古斯丁(公元354—430)亦责备诗歌是“魔鬼之诱饵”、“药酒”等。

[4] 指伊壁鸠鲁派哲学家卢克莱修(Lucretius, 罗马诗人, 约公元前99—约前55)。名著有《特质论》。认为感觉是一切的尺度。

[5] 《圣经》中的故事，说蛇引诱亚当、夏娃犯罪，于是神诅咒蛇：“你必用肚子行走，终生吃土。”

[6] 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公元1533—1592)，法国著名作家，著有《随笔集》，此处引自该书卷二《论谎言》。

2. 论死亡

成人畏惧死亡,正如孩童惧怕黑暗。儿童天性中的恐惧会因为听信了鬼怪传说而愈来愈深,成人亦是如此。毫无疑问,将死亡看做对尘世罪孽的赎还,或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通道,是神圣而虔诚的想法;但是,若将其看做是人对大自然的被迫献祭,那么当然会对死亡心怀恐惧。

即使在虔诚的宗教冥想中,有时也难免混杂着虚妄和迷信。在一些修道士的苦行录中,你能够读到:一个人可以通过想象自己的手指末端被挤压或扭曲的感受,进而推想全身腐败或消亡时将经受的痛苦。事实上,当死亡真正降临之时,人们所经受的痛苦未必比手指受伤的伤痛更甚,因为人体最重要的器官往往并不是对疼痛最为敏感的器官。作为一名哲学家,同时也是个普通人,有位古人说的好:“与死亡俱来的一切,比死亡本身更可怕。”死前的呻吟与痉挛、惨白的脸色、哭泣的友人、黑色的丧服以及葬礼,诸如此类的东西无一不显示出死亡的恐怖可憎。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人内心的感情再脆弱、再无力,也足以消除和战胜对死亡的恐惧。当人们发现自己周围有那么多同伴共同面对死亡,死亡就不再是多么可怕的敌人了。复仇之心,使人战胜死亡;爱慕

之心，使人蔑视死亡；荣誉之心，使人无视死亡；悲痛之心，使人奔赴死亡；而恐惧之心，则使人在肉体死亡之前心灵就已溃败。

不止如此，据史书记载，在奥托大帝^[1]自杀之后^[2]，出于对他的同情和哀怜之心（一种最柔弱的感情），许多忠实的追随者甘愿为他殉身，以示忠心。此外，塞涅卡^[3]还加上了苛求和厌倦这两种原因。他说：“想想看，你做同样的事已有多久的时间！不仅是勇者置生死于不顾，落入惨境的人追逐死亡，厌倦了生活的人同样也向往死亡。”一个人可能既不勇敢，也不悲惨，却仅仅因为年复一年的重复相同的工作而厌倦地要寻死。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发现，对于那些伟大的人物来说，死亡的临近丝毫不能影响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始终如一地保持真我本色，直到生命的弥留之际。奥古斯都大帝^[4]临终时还不忘称赞他的皇后：“永别了，里维娅^[5]，请不要忘记我们的旧日时光。”泰比瑞亚斯大帝^[6]临死时还故作镇定，正如塔西陀^[7]所言：“泰比瑞亚斯虽然体力大不如前，但智慧却依然敏锐如故。”维斯帕西恩皇帝^[8]临终时还不忘幽默一番，他坐在一个椅子上说：“难道我就这样变成神了吗？”加尔巴皇帝^[9]对杀死他的刺客说了最后一句遗言：“杀吧，只要这样做有利于罗马人民！”说罢从容地引颈就戮。塞纳留斯国王^[10]临死前还不忘工作。他最后说：“还有什么要我做的，快点拿来吧。”这样的人，比比皆是。

毫无疑问，那些斯多葛学派^[11]的哲学家们过分地抬高了死亡的价值，而正是他们所宣扬的对死亡过多的精神准备，反而使其显得愈加可怕。有句话说得好，“死亡也是大自然施与人类的恩泽之一。”

死与生同属自然规律。对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来说，降临人世与离开人世一样痛苦。在执著的追求中死去，如同在澎湃的激情中受了点伤一样，一时间是几乎察觉不到死亡的痛苦的。因此，一个意志坚定、

一心向善的心灵是能够远离死亡的哀伤的。

然而,最重要的是,必须相信,当一个人已实现了一生的夙愿,得以善终时,终于可以唱起那首最甜美的颂歌:“主啊,如今请你让你的仆人离你而去。”同样,死亡的另外一种功用是,它开启了通往赞美与名誉之门,并浇灭了嫉妒的烈焰。“正是那些生前受人妒羨的人,死后却将为后人所景仰!”



注 释

[1] 奥托大帝(Marcus S. Otto),公元69年罗马皇帝。

[2] 参见塔西佗《历史》第2卷49章。

[3] 塞涅卡(Lucius Seneca,公元前4—公元65),古罗马哲学家、作家、剧作家。

[4] 奥古斯都(Augustus Caesar,公元前63—公元14)罗马帝国开国皇帝。

[5] 里维亚(Livia),奥古斯都之妻。

[6] 泰比瑞亚斯(Tiberius,公元前42—公元37),公元14年继其岳父奥古斯都位为皇帝,直至公元37年。

[7] 塔西佗(Tacitus,公元55—120),古罗马元老院议员,史学家。遗世名作有《历史》和《编年史》。

[8] 维斯帕西恩(Vespasian,公元9—79),公元69—79年继位为罗马皇帝。

[9] 加尔巴(Galba,公元前3—公元69),公元68年尼禄皇帝自杀后继位为罗马皇帝,7个月后被其近卫军所杀。

[10] 塞纳留斯(Septimius Severus,公元146—211),于公元193—211年任罗马皇帝,病故于征战中。

[11] 斯多葛学派(Stoics),公元前4世纪希腊禁欲主义学派。

3. 论宗教统一

宗教是维系人类社会的重要纽带之一。如果其自身能真正实现内部的统一,将自己约束在和谐统一的范围之内,那将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由于信仰与见解的不同而造成的争论和分歧,在异教徒看来是一种闻所未闻的不幸。因为异教徒的宗教,注重的不过是仪式和典礼,而非某种坚定不移的信仰。在他们的教会中,主要的教长和长老都是诗人,由此你就可以推断出他们所信仰的宗教究竟是什么样的了。但是,真正的上帝有个特点,就是他怀有嫉妒之心^[1]。因此,对他的崇敬和信仰绝不允许掺杂些许的杂念,而必须是纯粹、始终如一的,否则他就绝不能姑息容忍。所以,关于宗教的统一,我想有必要说几句,谈谈它的结果、界限,以及方式方法。

宗教统一的结果有两种(仅次于取悦上帝这件重中之重的大事):一种是针对不信教的教会之外的人,另一种是针对教会内部的信徒。对于前者来说,异端邪说和教会分裂无疑是最大的丑闻,其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道德举止的败坏。因为,正如异物可以通过人体的伤口进入体液,从而导致腐败一样,精神上的腐败也会由此造成。

除了内部的分裂破坏,再没有什么能让教会之外的人望而生畏,教会内部的人避之不及的了。因此,每遇到这样的情形,就会有人说:“看

哪,基督在那荒野之中。”另一人则说:“看哪,基督在圣坛之上。”这就是说,有些人在异教的秘密集会中寻找基督,另一些人则在教堂的外墙上寻找基督,在这样的紧急情况下,我们应常常想起基督的这句名言——“不要出去,也不要相信。”^[2]

一位异教的神学家(他的职业性质使他理所应当地格外关注那些不信教的人)曾说:“如果一个异教徒进来,听到你们七嘴八舌、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他难道不会认为你们都疯了吗?”此外,可以确定的是,让无神论者和亵渎神灵的人听见宗教中有这么多相互矛盾和不和谐的意见,情况也好不到哪去;这会让他们完全彻底地远离教堂,而高居于“亵渎者”的座椅之上。这不过是件小事,不足以证明如此严肃的问题,但确实恰到好处地表明了它所存在的缺陷。有一位善于讽刺的大师,在他看似高深莫测的图书馆的书录中列了这样一本书名:《异端派的摩尔舞》^[3]。确实,每一种教派都有其各自不同的形态,自我吹嘘难免引来世俗大众和下流政客的嘲笑,而这些人原本就很容易对神圣的事物心生不敬。

对于教会中的人来说,宗教统一的结果就是和平;而在这和平中则蕴含着无限的福祉。和平能够树立信仰,激发善心。教会外在的和平,则渗入宁静平和的内心。这样,以前用于撰写争议重重的文章这一苦差的精力,现在就可以转移到阅读、写作有关修行和献身方面的虔诚著作上来了。

关于宗教统一的界限,将其位置放正是极其重要的。在这一问题上,似乎存在着两种极端的观点。在某些宗教狂热者看来,所有的和解之辞都是面目可憎的。他们会说:“这是和平吗?和平与你有何关系?过来站到我的后面。”对于他们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和平,而在于你追随的是何宗派。与之相反,有些对宗教事务不甚关心的人却认为他

们可以通过折中和两面讨好的方式来巧妙地调和宗教问题上的分歧，好像他们要在上帝与人类之间做出仲裁一样。

这两种极端的态度都应当予以避免，而且是能够被避免的，其原因就在救世主基督亲自制定的那两条相反相成的条文，言语朴实却能自圆其说：“不和我们同一战线的，就是反对我们的；反之，不反对我们的，就是和我们同一战线的。”也就是说，要把宗教中那些根本的、实质性的观点和那些与信仰无关的意见、命令或出于良好意愿却干了坏事区分开来。在很多人眼里，这不过是桩他们已经做到了的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这件事如果做的时候能少些偏见，那么就会得到更为广泛的拥护了。

关于这一点，我只能就自己仅有的经验给出这点意见。人们应当留意，谨防上帝的教义被两种争议所割裂。一种是，当所争论的观点过于细小琐碎，不值得为之大动肝火，激烈争执。一位教父曾经这样说过：“耶稣基督的衣服确实是天衣无缝的，但是教会的外衣却是缤纷多彩的。”因此，外表可以多种多样、绚丽多姿，但教会却不能四分五裂，其本质必须一致。和谐统一与专制划一，是两回事。另一种情况是，争论的问题较为重大，而且过于微妙或晦涩；以致这种争论变得玄妙机巧却又不切实际。一个判断力和理解力俱佳的人，有时候也应该听听一些无知者的不同意见，并且心里明白，这些人虽然表面上争论得不可开交，但实际表达的却是同一个意思，虽然他们并不愿意承认。

如果人与人之间确实存在这种判断力的差异，随它去吧。我们难道相信高高在上、全知全能的上帝会洞察不出愚弱的世人在他们所争论的问题中，其实意思是相同的，所以愿意采纳双方的意见吗？圣保罗在他的警示录和戒律集里曾很好地表述过这种争论的本质，他说的大概是这样的意思：“避免使用新奇空洞的词汇或制造与真理相悖的伪科